

大公報社評

迎難而上 抓鐵有痕 力爭「清零」

昨日本港新增九十二宗確診個案，再創三個月以來新高，「破百」已是指日可待。眼看第四波疫情不斷惡化，市民着急，內地一樣着急，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昨日指出，現在已有流感患者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，香港的情況很危險，全民檢測是當務之急。他還為寄望疫苗的樂觀情緒潑冷水，直指疫苗普及需要時間，遠水難救近火。是的，面對嚴峻現實，香港需要採取果斷行動。

特區政府的抗疫工作有目共睹。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，特首林鄭將抗疫作為香港頭等大事，強調「外防輸入，內防反彈」，提出爭取本地個案「清零」目標，這是完全正確的。香港社會的爭議在於，如何才能達至「清零」？全民檢測是否可行？

香港市民認同內地抗疫做得好，澳門也做得好，但認為這不代表香港也做得好。正如有人提出，推行全民檢測，市民需要六至八周內足不出戶，但香港撐不了這麼長時間。其實，

這也許是出於誤解。當初武漢爆發，的確封城相當長時間，但隨著檢測能力、統籌能力提升，全民檢測的效率大為改善，封城時間明顯縮短，以天津濱海新區的大規模檢測為例，短短三日就完成二百四十七萬人的檢測。按此速度，香港全民檢測有望在一周內完成，必要時還可以向中央求援。「清零」付出的時間成本減少，相信大部分市民能夠接受。

也有人擔心，只要世界其他地方仍有疫情，外地傳入難以避免，「清零」就沒有實際意義。這也是對「清零」的一知半解。實際上，「清零」並非一勞永逸，而是動態平衡，通過建立起一套制度，哪怕外來輸入再引爆本地個案，仍能迅速將之撲滅。內地已出現多次局部爆發，但很快又能「清零」，總體上處於受控狀態，經濟完全復甦，早已是舉世公認。

公平地說，若仍然有人認為香港現在可以通過局部地區的強制檢測，達至「清零」目標，這是不太現實的

。原因是，無論跳舞群組還是其他群組，都已經廣泛傳播，如今連醫院、學校、機場都已「淪陷」，精準檢測的「時間窗」已經失去。

擺在目前的現實是，香港存在多個爆發群組，隱形患者防不勝防，疫情四面開花，非全民檢測不足以切斷傳播鏈。再加上在外防輸入方面也有不少漏洞，若按照老規矩抗疫，按部就班，歐美的今日，恐怕就是香港的明天。不少國家疫情完全失控，基本上放棄了抗疫，完全寄希望於疫苗，但在疫苗最終克制疫情之前，世界已變成什麼樣子，誰能猜得到？

不可否認，實現本地個案「清零」的確很難，落實全民檢測阻力委實不小，但只要精神不滑坡，辦法總比困難多。面對第四波疫情愈演愈烈，經濟民生水深火熱，香港別無選擇，只能痛下決心，背水一戰。我們期待並相信，特區政府砥礪前行，拿出「抓鐵有痕」的作風，就一定能排除萬難，將看似不可能變成可能！

井水集

「裝修」成本261萬大元

去年的黑暴，將人性中最醜惡的部分全部暴露出來。有暴徒熱衷「裝修」，立法會大樓、港鐵設施、私人店鋪都成為襲擊目標。拿着錘子狠狠砸下去，玻璃嘩啦啦破碎，遍地狼藉，市民看了心痛，暴徒則爽得很。然而，這一「爽」，代價不菲。

去年十月八日，兩名報稱侍應的青年攜鐵錘潛入已關閉的將軍澳站，一連打爆14道玻璃幕門，事後港鐵需耗費261萬元維修。案件昨日在區院審理，兩被告承認一時衝動下犯案，控方申請261萬元賠償令。法官練錦鴻則指出，有關行徑類近暴動，兩年半量刑起點不足夠，下令還押候判。換言之，兩名被告是「人財」兩失，不僅要賠償巨款，還可能入獄兩年半以上。

這宗案件告訴人們，犯法就要付出代價，破壞就有「手尾」要跟。就算俛倖逃往海外，但寄人籬下的滋味並不好受。再說逃得一時，逃不了永遠，須知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！

法律無情！事實再次證明，「違法違義」是騙人的，「入獄可以使人生更精彩」同樣是唬人的。若是家道殷實，賠償不在話下，但大部分年輕人囊中羞澀，家境也並不好，如何能賠償巨款？正如上述其中一名被告，聲稱只能賠2萬元。

最可惡的是那些幕後黑手，他們將自家的孩子送到海外或保護周全，遠離是非之地，卻唆使別家的孩子充當「炮灰」，走上街頭搞暴動。如今不少年輕人已身陷囹圄，不少人保釋候審，而幕後黑手非但沒有付出任何代價，反而大吃「人血饅頭」，享受着眾籌資金，頭頂「人權鬥士」的光環，或者坐在風光明媚的泰晤士河畔，與洋主子悠然地嘆着咖啡。

被捕被囚的年輕人應該向策劃者、組織者索賠，賠償失去的青春、被欺騙的感情。特區政府更要努力，將一眾始作俑者繩之以法。

龍眠山

周街兜客除罩談心 倘中招無法追蹤

油麻地群鶯亂舞 恐再爆嫖客群組

《大公報》連日報道揭發「黃色」經濟圈不設防！早前一名在港賣淫的女子確診新冠肺炎後，警方追蹤與其有親密接觸的百多名嫖客，但一無所獲。日前終於有一名35歲確診男子承認曾到風樓建興大廈嫖妓，「嫖客群組」隱形傳播鏈恐已在社區擴散，惟性工作者難以強制檢測。大公報記者昨日走訪有港版「葡京沙圈」之稱的油麻地上海街和砵蘭街，發現一群「流鶯」在附近一帶唐樓徘徊兜客，其間更有不少中年男士和長者與她們搭訕。傳染病專家直言若有流鶯感染新冠病毒，她們在街頭拉客時有機會散播病毒，呼籲有關人士主動參與社區檢測。

疫下娛樂場追蹤⑤

大公報記者 黃浩輝（文）突發組（圖）

位於油麻地地鐵站A1和B1出口附近的砵蘭街、上海街、碧街及咸美頓街一帶，是中年男士和長者眼中的著名「性地」。入夜後，記者在上海街現場所見，在短短的一條街，已發現數名打扮得花枝招展兼酥胸半露的中年女子，站在街頭巷尾的唐樓向走近的男士拋眉弄眼，不少途人都會加快腳步走過。記者觀察約半小時後，假裝走向一名流鶯雙雙（化名）搭訕，她第一句話便說：「200蚊全包！」雙雙又稱：「你玩唔玩呀，我都要返屋企煮飯，做埋你一個就收工。」記者託詞有工作要離開，雙雙隨即轉移目標到其他男士身上。

食肆老闆驚染疫：會死人㗎！

記者其後採訪到一名流鶯小芳（化名），她坦言經濟環境差，丈夫年紀大又患病，無奈下只能冒着受感染的風險在街頭四處搵生意，「我都唔想出嚟做，我唔敢告知家人我做呢行，我都常用酒精搓手液消毒雙手，我會叫客人唔好除口罩，如果唔係就唔做㗎！」記者向小芳指出體液同樣可以傳染病毒時，她即說：「有帶套，無事㗎！」

記者其後轉到砵蘭街及碧街交界，其間一名中年男子和流鶯結伴從一幢唐樓下來，流鶯便走到另一幢唐樓駐足，該名男子則前往咸美頓街一公園與數名男子開始聊天，有人更在公園內拉下口罩「煲煙」及飲汽水，多人向該男子問及「賽後報告」時細聲講大聲笑。

在砵蘭街開業近三年的腸粉店負責人陳太向記者表示：「呢幾條街真係超多流鶯，由早到晚都有，入夜仲猖獗，未爆新冠肺炎時，呢幾條街（砵蘭街、上海街、碧街及咸美頓街）有近百流鶯，佢哋着到好性感又暴露，真係見到都眼冤。現在疫情爆發後，其實係收斂咗些，但都有30多名流鶯。我哋返嚟開舖，見到的中年男子同阿伯隻眼都鹹濕濕咁，係咁周圍望的女人，我哋唔做生意又唔得。嗰班鹹濕佬有時都會過來買嘢食，又會買呀畀咁流鶯食，佢哋會唔戴口罩「談心」，我都好驚佢哋有病，性病同新冠肺炎都會傳染，會死人㗎！」

專家籲嫖客檢測切斷傳播鏈

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表示，性工作者與嫖客屬親密接觸，若患者體內的病毒量高，其傳播風險亦高，此類活動為灰色地帶，既難追蹤源頭，亦不能針對性工作者展開特定群組檢測；他呼籲嫖客應主動參與檢測，迅速切斷傳播鏈。

▶記者現場所見，入夜後短短的性感企街，已發現數名酥胸半露的流鶯站在街邊兜客



性感企街



▲一名「色途老馬」向站在街上兜客的流鶯上下打量



▲一名中年男人正與流鶯商討價錢



▲記者發現這群嫖客由朝到晚都坐在街上拉下口罩高談「賽後報告」，懶理播疫風險

「色途老馬」

搭訕討價

除罩暢談

拋眉弄眼

▲打扮得性感暴露的流鶯在油麻地上海街一帶徘徊兜客，向經過的男士拋眉弄眼

聚集高談「賽後報告」 嫖客隨時交叉感染

不設防

大公報記者走訪油麻地上海街、砵蘭街、碧街及咸美頓街公園或十字路口，發現大批中年及長者等「色途老馬」在打臺，其間更發現他們經常除下口罩聚眾在一起高談闊論，除了拉下口罩「煲煙」外，有的講及攞炒派議員禍港「着草」，但講得最眉飛色舞的就是光顧流鶯後的「賽後報告」。

記者徒步在這幾條街道觀察三個多小時，發現這群嫖客在熙來攘往的上海街和砵蘭街的十字路口或公園打

臺，由朝早到晚上高談闊論「賽後報告」，懶理路過途人，其間他們又向經過的女途人上下打量，嚇得女途人匆忙走避。

及後記者向一名嫖客黎生（化名）了解，為何他已聊天多個小時仍不回家，他稱「等緊朋友落嚟聽報告，就走喇，差唔多回家開飯。」

眾多嫖客聚在一起，除下口罩聊天和「煲煙」，他們之間沒有保持社交距離，防疫意識甚為不足，倘若當中有任何人中招，便會形成隱性傳播群組。

傾向做熟客生意 流鶯盼減低風險

搵食難

性工作者關注組織青鳥接受《大公報》訪問時表示，自新冠疫情爆發後「沙圈」一帶的性工作者有逐漸減少的跡象，尤以近日爆出有嫖客受感染，經傳媒廣泛報道後，一方面光顧的嫖客減少，另一方面她們也怕受感染而選擇暫時停工。

青鳥行政總監嚴小姐表示：「以我認識的『姐姐』，很多暫時唔接生意，有些已經轉工，搵兼職，有些在香港沒有家庭小朋友的，甚至已經返回內地老家唔做。因為做『企街』的客路與一樓一、網約女友、桑拿等不

同，她們賺取的報酬相對較少，所以不難以其他兼職，例如餐廳侍應、清潔工和地盤散工等代替，賴以維持生計。」

嚴小姐指出，不論「企街」、「一樓一」或是以其他模式提供性服務的「姐姐」，若然要繼續開工接生意，會傾向做熟客生意。

嚴小姐續說，「她們都好自覺，說如果有熟客事後知道自己受感染，或曾與確診者有密切接觸的，熟客會告訴『姐姐』，起碼可以『有個知字』，她們知道要停工唔再接客，自我隔離，去做檢測。算是無辦法中較為小心的做法了。」